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杨道 美编：张昕
海南日报

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风正气韵共潮生

■ 钟彪

海南建省伊始，我恰在昌江糖厂工作，曾抽暇去了一趟棋子湾，感慨她的苍凉与恬美，心中荡起不少涟漪，留在脑海里的情景，久久挥之不去。于是，我以《岛西海岸断想》为题写了一首散文诗，发表在当年的《海南日报》“椰风”副刊版上（1988年12月23日），聊作以对故乡旅游资源开发的一种呼吁和推介。

我很喜欢那篇散文诗，也很喜欢那个题目。记得散文诗见报后，很快岛内外一些企业界的朋友遂来电来函，说要来看看岛西海岸，看看棋子湾这位“娇羞处女”的风姿。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果真就有人飘洋过海慕名而来。广东顺德糖厂一位老厂长，在办妥退休手续的翌日，便兴致盎然地背着摄影机远道而来。记得昌江糖厂刚投产时，老厂长受广东省糖纸公司的委派，曾以技术组长的身份，率队进驻我厂给予技术指导。因工作关系，我与他朝夕相处，在试产一线摸爬滚打，建立了友谊，算是老朋友了。我寻一个休息日，领着这位老厂长去棋子湾观光。逢着天晴气朗，棋子湾诸景眉目分明：无垠的海面蓝绸缎上铺了金箔，满目银光，引得海鸥来回翻转，喳喳喳地叫得天响；形态各异的礁岩或趴或蹲，袒胸露背，野性十足地迎着海风吹口哨，没有高耸伟岸之躯，却有虬盘鹞旋之姿；恰逢涨潮，棋丸子在涌浪的推动下左进右退，时时变幻着棋局……直至夕阳西下，老厂长仍沉浸在一种诗情画意之中，看他老眼迷离，如梦如幻，我不忍拂其兴致，继而陪他眺夕阳云海，步沙滩夜月，赏渔火明灭，听浪抚礁岩。及至不远处木麻黄防风林里的夜鸟声声入耳，他才回过神来，仿若自言自语道：“太美了，野性之美，世间难觅，我不虚此行，收获了一湾气韵。海南建省，此海湾必当宝藏来挖掘，唯愿这气韵长存……我日后还要来，还要来！”老厂长诗兴大作，当晚写了二首七律《棋子湾感怀（二首）》，我仅记得其中两句：“棋丸布局浪运筹，气韵灵秀礁蕴藉。”

此后，老厂长因为年迈的缘故未曾重游棋子湾，接踵而至的却是推土机、打桩机和搅拌机的车轮子。沐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春风，棋子湾开始向世人袒露出她神秘的容颜。今年初刚开春，我便搭乘高铁去看开发后的棋子湾。从海口出发，一个多小时便抵达。出了站口，便被满目的绿饮得半醉，不愿再乘坐下榻酒店接客的大巴，一个人漫步悠过去。通向酒店马路两侧的植被繁密而多彩，形态各异的树木杂夹着花卉和藤蔓，荡着一股野森林的气韵。其中的果树有的竟结了果子，晃晃地花了蓝天。记忆里这一带不少支楞着刺儿的仙人掌的野沙地已然寻不着痕迹。到得酒店，植被更浓密了，把硕大的酒店切割得积木似的东一截西一撮的，那高处横斜着的檐角亦仿如大树上的一截枝桠，疑心自己悬到了半山腰里。虽说花树浓密得几乎化不开，却也四处蹿着风，当然是从西边吹来的海风，只是少了一层咸味，透着的是隐隐的沁人的花香。

夕阳西下时，我坐在海边的大角石林一高位处观望。刚退了潮，羁留在脚下的几畦棋丸子在夕阳映照下熠熠地发光，倚着的礁石剪影恰似一老者，高人似地指点棋局。这时一对青年男女也凑到老者身边，探头瞅那些棋丸子蠢蠢晃动，只是啧啧称奇，也不伸手去搅那棋局。正瞅得入迷，忽听得一群海鸥欢唱着掠过头顶。抬头望去，只见那群海鸥直直扑入了海岸对面的那片木麻黄防风林里。当年齐腰高的那片防风林如今已是烟云流润、苍秀摩天了，像中国山水画里的一抹重彩，与那湾黛绿的海波将夹在其中的沙滩带映衬得温润如玉。正想着，又见那群海鸥从防风林顶上逸出，飞至邻近的项目建设的绿化带上空盘旋，盘旋，接着又鸣叫着向西边的火烧云飞去。不一会，鸥群又折向那片雄浑的木麻黄防风林……看着这群海鸥周而复始地在海空之上绕着大圈子，想开发后的棋子湾，气韵依旧清幽，令海鸥眷恋得难舍难分。

海天一派澄明。不远处的海滩带上支着一溜儿的遮阳伞，这时便成了点缀，游客均逸出了伞外，或漫步或驻足观赏天边火烧云的变幻。无人喧哗，连母亲怀里的婴儿的嬉闹亦轻柔如拍岸细浪里的一串音符。见有游客拎着透明塑料袋，内装着用过的纸巾、饮料盒及水果皮，便确信这湾成了旅游胜地的海岸，其清幽的气韵就有了延续的根基。

往北望去，在银色沙滩带蜿蜒飘曳的尽头，影影绰绰地晃动着一脉楼宇屋舍，云蒸霞蔚，宛若水晶，在火烧云的海天里抒写着童话意境，莫不是棋子湾流荡着的气韵幻化而成的海市蜃楼……我心里禁不住吟出诗来了。

冷暖人间

父亲

■ 王姹

人活到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一册书、一杯茶、一段琼剧、两三个老友，到了极致的素与简，都有着人世间的好。那是父亲的最后一段时光。

每次周末回家，我直奔书房，父亲都在，仿佛一直在等我。书房很小，光线有些昏暗，父亲蜷在里面，有时一呆就是一整天。满架的书，如琳琅的旧时光，每一页都显得芳华暗淡。父亲把书一页页翻过，小心翼翼，如同检阅他的过往，里面藏着父亲的悲欢，尽是类于《浮生六记》的好。

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考上华师大，学的是中文，涉猎古今中外文学。父亲一直在定安中学教高三语文。退休后，当上定安诗社的社长，奔忙于古城巷道之间，帮文友修改诗词，作序出书。

父亲七十三岁那年，开始学电脑，常常忘记周围的一切，安定，如禅，让人觉得光阴不老。安静，是一种天然的能力，让人羡慕。若我回家，教他识得某些新程序，父亲便笑了。笑容中，全是一脉天真。

后来，我遇见一个佛缘深厚之人。眉眼间，有清澈无邪，笑起来也是一脉天真，那舒展的意味，同样让人欢喜。父亲的心中无神无佛，但父亲的哲思，和他的从容中道，却处处都透着禅意。

父亲温文儒雅，说话轻言慢语。我却太过性急，弟弟也是，性格迥异若此，总觉得不像亲生。父亲的开导，一直都在。躁动、迷惘乃至暴戾和苦痛，都能在父亲那里得到安抚。

这一生，深谙心理学的父亲，不亚于一名心灵导师，一路为我扫荡阴霾，指引前方。云淡风轻的几句话，总能一语道破玄机，将我从一滩糨糊烂泥里拎了起来。醍醐灌顶的我，才不至于把自己弄成伤痕累累。

记得那年秋天，难逃此生劫难，痛苦徘徊半载多，心神缥缈。父亲守在房门外，劝慰我说，明知前面是堵墙，碰得头上“隆翁”（长包），就要识拐弯。你一直拿头去“嘭嘭嘭”，跟南门那傻呆子有何不同？还宽慰我说，不碍事的，放下。

“不碍事的”“放下”，是父亲劝慰我的常态，而父亲的温言，常使我释然不少。一直以来被父亲不动声色、温情脉脉地珍惜和守护，该是如何一种感动？生命的历程，不可或缺的欢喜和疼痛，都在父亲的护佑下长成朵朵莲花。父亲的慈悲喜舍，却是我穷尽一生，也学不到的功力。

父亲常和母亲散步去买菜，遇到熟人，与人站在树下聊天。母亲把菜买回家，漏了买的，又折回去。父亲和熟人站着聊累了，干脆脱了鞋，盘着腿坐在树下，继续聊。母亲回家做好饭菜，又去叫他。有时嗔怪，父亲淡淡说了句，他心里苦闷，陪他说说。孤儿寡母，莽夫野汉，老弱病残，身陷绝境之人，父亲的宽慰直抚心灵，总是让他们心生亲近，犹如困境中抓住的一根稻草。

心中悲悯，无可傲慢，父亲选择一种温文尔雅的姿态，化解冰封，温暖对方。

每逢集市，老家来人，不是至亲，父亲也要偷偷塞给他们钱，买只熟鸡熟鸭，或割几斤猪肉回去，借出钱的也不少。钱回来与否，父亲是不管不问的。他常说，受恩莫忘，施恩莫念，别人滴水之恩，要记得感恩回报。你帮了别人，相对别人一生来说，你的贡献并不大，不必想着别人的报恩。

父亲幽默，爱说笑，对母亲和我姐弟三人从无顾忌。家里氛围是完全开放的，什么话题都可聊。上至天皇老子，下至三教九流，国内外奇闻轶事，包括我们各自的生命、婚姻、困惑，和痛苦，甚至是羞于启齿的隐秘之事，被父亲一句说笑，再打个比喻，化解得飞快，倒也觉得乐趣。年节回家，姐弟三人爱围着父亲聊天，一聊到天亮，也是经常的事。

生活中的父亲，是个笨拙而有趣的人。他会把母亲买回的菜，一根根地捡择，洗了数遍仍嫌不净。用过的绳索和购物袋，折成拇指大的一截，装满几个袋子，堆占了地方。我不屑他做这些事，常数落他。要装东西时，却又不耻向父亲讨要，父亲嘿嘿一笑，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常与父亲讨论到死亡，语气相当诙谐。前几年父亲病重，到广州动手术，形槁骨立，几无生还可能。却不料，他数度在鬼门关门口转了转，又折了回来。父亲自嘲地说，谁知欲死欲死，又生了。姐弟三人笑问，我们有无兄弟姐妹遗落在人间。父亲坚决摇头，然后说，不可能，你妈不允许。

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病入膏肓。每天透析、输液，瘦弱得连说话都艰难，连眼神都是微弱的，疼痛一直伴随着他。我每日往返弟弟家或医院，陪父亲说话，为他的腿部做按摩，希望能减缓他的病痛。我熟知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以及皮肤、器官、五脏六腑枯萎衰竭的过程。每每觉得无能为力，夜阑人静时，常独自难过到天明。

那段时日，我刚好获得几个文学奖项，奖金悉数付了父亲的手术费。父亲笑着说我女儿卖文救父。我佯装望向窗外，瞬间泪目。

父亲说完，自己便落了泪。记忆中，父亲有过三次落泪，都是因为我。年幼时，因兜里没钱给女儿买糖果，父亲当场抱着我，歉疚得落了泪。再次落泪，是因我执拗的婚姻，他的担心和不舍。而这次，当身体的残山剩水和生命挣扎时，其实，父亲看到了他的日子所剩无几，悲凉之中感动于儿女的反哺。

老家的新房盖好了，过程可谓神速。围墙内，是宽绰的独立大院子，拥有一方天地的自由。病床上虚弱的父亲，艰难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那是父亲唯一未了的心愿，我和妈妈、弟弟终于帮他完成了。

那日，父亲精神奇好。在医院的病榻前，蛮有兴致地翻看我刚印好的新书。窗外，见有黄叶纷飞，父亲一时黯然，对我说，我要走了。愁肠百结，唯有落叶知。谁知他竟一语成谶，第二日，世间果然不再有我的父亲。

目睹一个亲人离世的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死意味着永不再见，无论你心中多么不舍。我哭着对这个宠了我一生的男人说，父亲，此生，做您女儿还不够，没有您，我怎么办？泪眼中，我仿佛看见父亲的灵魂在往天上飘，那么透明、轻盈，充满了解脱感。

很长时间，我的内心无法平息。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了倒扣着的他的一张照片，年轻时候，颀长俊美，十足美男子。那容貌没有遗传给三个儿女，连我也觉得遗憾。照片中父亲温和的笑脸，和那些最奢侈的时光，匿着温暖，被揉碎在回忆里。恍惚间，突然听见父亲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仿佛寻常在世的每一天。

父亲在数公里之外的故乡安睡，那里碧草青青，垄边秧成行。当春风依旧，年年吹过古城，我却要穿过故乡那长长的田埂，去收拾父亲坟上的草，陪他呆坐上半日，在那里和他再聚聚。我和父亲近在咫尺，却已是阴阳相隔，再也不能相见了。想想，山岳已化作沧海，人世是如此荒芜，便觉悲恸不已，想着，想着，不禁泪流满面。

《家居椰林碧水间》（国画） 马飞 作

花朝月夕

虫声新透绿窗纱

■ 曹春雷

虫声是银色的。隔着窗子，我能感觉得到虫声的色彩。这种声音上的色彩，给听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

不用看我就知道，窗外，月光正如瀑布一样，源源流泻下来，院子涌满了，成了一方银色的湖。墙根的草丛里，或者窗前的韭菜里，再或者是挨着韭菜的蒜苗里，虫子正隐在那里，大概是惊异于这月光的明亮，低低地，试探着叫了几声。

这几声虫鸣刚刚响起，便马上被月光浸没了，裹上了一层银色。

但这虫声，后来渐渐成绿色的了。

虫声是透过窗纱，一缕一缕挤进来，抵达我的耳朵的。母亲白天时刚装上窗纱，她说，天暖了，今后虫子就会多了。“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不识字的母亲，用自己的白话通俗地诠释了这句诗。

窗纱是绿的。虫声经过窗纱的过滤，便成绿的了。我喜欢这绿。它把我的耳朵染绿，然后把我的心也染绿了。绿色，从来都是生命的颜色。

灯光下，我正读《诗经》，便突然有些恍惚，这虫声，是现实中的虫声，还是从诗经里跳跃出来的虫声？

几千年来，《诗经》里的那些虫子，从没停止过歌唱。《召南·草虫》开篇便是“嘤嘤草虫，趯趯阜螽”，意思是草虫叫鸣，阜螽跳躍着相从。当一个人翻开《诗经》时，便能听到这从时空深处穿越而来的虫声。

作家耿翔说：“虫子在《诗经》里练声，虫子是古老的。”

此时，我面前书中的虫声叫得响亮，窗外现实中的虫声更是响亮。它们都在练声。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

因这虫声，窗外的夜，更静谧了。虫声，只是平静湖水上荡起的一圈圈细微的涟漪，这涟漪，却让湖面更加宁静。

除了虫子，除了我，村庄的人都睡熟了吧，站着的房屋、树，卧着的鸡鸭牛羊，肯定都睡着了，即便是看家护院的狗，大概也失职睡着了吧。因为它们不曾汪汪一声。天上的月亮扯过一片云彩当被子，在打盹。星星更是困得半天才眨一下眼睛。

这时候，是虫子的世界。虫子是白日里的隐者，夜晚的歌者。

对人来说，虫子担负着提醒的职责，当它的声音闯入一个人的耳朵时，分明就是来告诉他，人不仅是社会属性的人，还是自然属性的人。人和虫子一样，甚至和一棵草，一棵树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不管世界如何喧嚣，都要学会淡然地生活。

一个人若能常听到虫子这样的提醒，他就一定能听到自己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声音。他就能学会与自己对话，拥抱生命当初最本真的自我，便能平息以前的一切纷争，与这个“我”握手言和。

今夜，我将枕着虫声入眠。即使有梦，也将云淡风轻。

流年剪影

怀念母校

■ 阿福

“宝岛中学”其名甚美甚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儋县在西南方向的南辰墟成立宝岛公社，“宝岛中学”随之诞生。学校坐落在胶林之中，紧挨着南辰小学，没有隔墙，同一校园。

学校无围墙，无校门，无校匾，四周都有小路通往学校，上学逃课都很方便。方圆十里的学生，多数徒步上学，早来晚归。交4块多钱学杂费和两片织好的用于盖茅草屋的茅草，就可以报名上学了。学生在自盖的茅草屋上课，穿胶鞋也行，穿木屐也可，光脚丫也无妨，悠然自得，无拘无束。当读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时，我们的理解可能比城里的学生透彻一些。

茅屋教室有门口无门板，有窗口无窗扇，可看见周围的胶林、果树、青草、飞鸟、白云蓝天。老师上课时听懂就看黑板，听不懂就窥觑外界景观，也算拜自然为师罢了，不知道其他同学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的。上下课的钟声是值日老师在一块生铁上敲响的，听得清清楚楚，悦耳而富有节奏，学生上下课的步调随着钟声的节奏有序进出。不像现在学校的铃声急促又刺耳，催命似的，似乎晚一分钟就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年代种甘蔗，种水稻，种蔬菜，还有修水利，是学校常规的劳动，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在田间地头，边劳动边嬉闹，体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年梦想，或多或少积攒了向上力量。劳动比读书好玩，可以三五成群在一起倾吐心声，放飞心情，还可以轻松地望着天空幻想自己的未来。岁月如歌，没有劳动就不会有很多故事，没有故事，岁月就是岁月，谈不上如歌。电影《芳华》因为有跳舞之外的故事，才算芳华，不然只能算年华。

那时上初中高中，不像现在以考试成绩判定。我是以全班倒数的成绩上初中的。一次语文课，老师发现我用左手写字就问：你怎么用左手写字呢？我说我是左撇子。老师没说什么，可周围从其它小学过来的同学投来鄙视的目光，足以推我退出教室，特别是女同学歧视的表情告诉我——你没有资格做同学；“同桌的你”连作业和考试都不让偷看，别说“借半块橡皮”了。如果是在小学我根本不会理会这些。也许是中学生的年龄应该有的自觉，我着实掉进了被羞辱的深渊不能自拔。在一次放学的路上，语文老师叫住我，给我讲她的同学从左手改右手写字成功的故事。我暗下决心改用右手写字，一定要找回尊严。上课练，回家练，睡觉也在默练。有一位化学老师的板书非常漂亮，他的课我必上，他还以为我上课认真，其实他讲什么我并不清楚，我在学他的字呢。一年之后，我就参加班里的板报组了。1976年，学校举办首届作文比赛，我荣获第一名。1977年举办第二届，题目是“叶剑英攻关诗读后感”，我又摘得第一名。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的话，我的起点应该是从初中写字开始，虽然晚了点，但总算有前行的动力。

幸好不在县城读书，否则，可能因成绩差被开除；幸好遇到好老师，否则，不会有进城工作的机会；幸好与自然相依，否则，身上会缺少很多天然之气。感恩那个年代造就我，虽无大的出息，但也不至于碌碌无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宝岛公社撤销了，“宝岛中学”也以同样的命运与学生告别，结束了“十年树人”的历史。“宝岛中学”校龄十年左右，衔接两个时代，见证沧桑变迁。十年里学校荟聚了一批来自广东和海南东部地区优秀的老师，他们因志向，因下放，或者其它原因，总之给学校营造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校风，影响了几代人。学校撤销后，他们绝大多数回到县城或家乡的重点学校继续从教，无一人从政从商，可见对教育的情怀与忠诚。在特殊年代建立起来的特殊学校，以其特殊的命运占居了学生记忆中特殊的位置。

今年是我高中毕业四十周年，想起母校想起老师想起同学，总有万般感慨。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诗路花语

疏影·水之韵（外一首）

■ 陈健春

山泉滴翠，石上之角鲤，敢问千里？
万涧潺潺，流送花魂，岂不负子英志？
鹍鹏不惯天池静，无骇浪、难游天际。
倒山川、入海江河，放任云霄天地。

犹记群峰映秀，那轻波荡漾，清澈豪气。
洒濯春秋，百舸争流，落霞田畴绚丽。
繁花历尽随风去，等闲却、芳菲如沸。
水之韵，几度狂澜，已作梦华桑梓。

忆旧游·野之阔

任春风万顷，绿漫青舒，悦眼怡澜。
乱絮椒花落，渐垂枝滴果，累累盘蜿。
番茄圣女不让，红杏出桑田。
纵豆菽张扬，榴芒艳岭，蕉荔绵山。

源源。野之阔，问雅趣狂情，何作峰巅？
踏清溪天畔，举乡愁土气，挥洒云烟。
驰骋银河归雁，焕景沸春川。
趁瑞霭栖迟，夕阳放梦邀月欢。

初春的路上

■ 张华

谁暗示初春
把雨的绿扉页 夜的内心
推到风中
静谧的眼光
早来的夜往深处溜
影子留在荷塘的涟漪里
如果就此结束
梦无从开始
都是青草的气味
花香忘记了季节
薄雾赶来 不眠不休
村子与灯点相视
闪烁其辞
完成的每一个句子
因为韵脚转换
流入春睡的花芯里

深夜
叶子锋利如刀
看不见的静默
响起三月的号子
一排竹篱与石墙
影出乡村骨形
雨水浸湿愁绪 继续施彩
蕉衣摇动
植物的根系被激活
牲口正在蓄意
雨季来到之前改写成长史
鸟儿深宿窗前的唐诗中
蛐蛐从古村落里爬出来
沾满残声
张合的夜色
只剩迷人的小唇
村妹子瓦檐下望雨天
一颗远处的落果
砸醒了明亮的狗吠
黑青的屋顶离星星更近了
野外苍苍茫茫
夜行人走得更远
天亮后叠满背影
在那条通往春天的路上

父亲的梦

■ 京宗

那一年
我踏着柴可夫斯基的行板
赶着风，从渐渐老去的村落
徙入年轻涌动的城市

父亲站在村口
爬满皱纹的老屋
屋檐下喂食的母燕
目光温柔，别情依依

村庄变了容姿
通往城里的柏油路铺到村口
公交车停落村边 路灯安进村里
邻居盖起洋楼
换上超薄电视 环保型空调
一套新款的摩登家具

父亲站在云端，梦语呢喃
新的弦音 非以行板起奏
现代村庄与城市
只是字里行间
符号与符号的距离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5分 印完：4时5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